

阅读大中国·人物系列

# 徐志摩

## 风往哪里吹

敏君◎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徐志摩

风往哪里吹

敏君◎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志摩 风往哪里吹/敏君著.  
北京:石油工业出版社,2011.10  
(阅读大中国·人物系列)  
ISBN 978-7-5021-8593-0

I. 徐…

II. 敏…

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54858 号

## 阅读大中国·人物系列

出版发行: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楼 100011)

网址: [www.petropub.com.cn](http://www.petropub.com.cn)

编辑部: (010) 64523558 营销部: (010) 64523623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开本: 1/32 印张: 9

字数: 166千字

定价: 28.80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## 提

起“民国”，印象里总有一股烟草气息弥漫在那个时代的空气里，呛人。那时的知识分子，越马横刀，在这个古老而庞大国家的转型时期，面对残酷现实，挥动他们犀利的笔刀。刀光下，变革与热血便成了时代的主旋律，因此，我很难想到，那个时代也曾是徐志摩生活的年代。因为当他身边的朋友，乃至对手都手持刀剑时，他偏偏捧着鲜花，在那股弥漫烟草气息的空气里，散发着不合时宜的淡淡香气。

我爱他，不爱他，都是因为这香气。

很难爱他——他忍心让妻子堕胎，只求与他真正爱的人结合；他在国家危亡之际，写得最多的是情诗；他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，关注最多的是自己的内心；他只愿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弃现实不顾，低头实践自己的浪漫理想。

也很难不爱他——他用十年开创了中国近代诗坛上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；这个以情诗闻名的诗人，也

# 徐志摩

风往哪里吹

曾放下诗歌，发表一系列政论文讨论中国未来国运，目光长远，看得透彻；这个过分浪漫的男人说过，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；在绝望与希望角力，光明与黑暗未分明的年月，他是这样一个人：至死那一刻，他都相信人间有爱、有美、有自由。

爱徐志摩，爱他的热烈的浪漫，恨徐志摩，恨他缺少冷静的哲思。但或许正因为徐志摩少了鲁迅冰山似的冷酷与理性，而在“残缺”中成就了他的另一种“完美”。所以，他的情诗，最终竟能穿透那个时代呛人的烟草味，清新而倔强地活在人们心里。

也许，徐志摩与鲁迅式人物的不同之处，仅在于追求理想的方式不同。徐志摩与所有人一样，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爱与美，只是，当你选择了用尖利的武器雕琢理想时，徐志摩偏偏选择了诗作为实现的手段，而他同时也选择了女人作为理想的落脚点。

无论是美丽的化身曼殊斐儿，还是从他诗里走出的林徽因；从日本女郎一低头的娇羞，到新加坡朱古律女孩浓得化不开的绚丽，都是他对美丽柏拉图式的追寻。最终，徐志摩把浪漫信仰投射在陆小曼身上。

这个明媚动人的女子，貌美出众，才华横溢。她与曾经的徐志摩一样，被困于婚姻的牢笼。徐志摩遇到她，便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介入，激起陆小曼被自己埋没的意志，使她努力认清了自己的方向。于是，一场急风骤雨的爱情，成全了两人神圣的婚姻与自由。当徐志摩将陆小曼真正拥在怀里时，那真实的触感仿

佛承载了他所有“诗化的生活”。这便是徐志摩追求自由的方式，用爱与女人承载他的关于美的理想。

但生活与诗想从来就只能站在理想的两端互相遥望。徐志摩关于美的理想，圆满在婚礼上，却最终被现实的利刃摧残。还是梁实秋先生的评价中肯，他说徐志摩太单纯，以为理想可以托着他飞在云端，但最终却在现实中折了翅膀。当初飞得多高，如今便跌得多痛。徐志摩无奈中，只得挥挥衣袖，理想的云彩留在回忆里再也带不走。

所以，当他身体里所有的爱在现实里流尽时，也许只有命运知道，太复杂的现世容不下太单纯的信仰。他像所有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，用悲壮的方式结束了短暂而丰富的一生。这个为爱而生的诗人曾对他的朋友说：“我要把生命留给更伟大的事业呢。”但这事业却终究未完成。有人说，徐志摩再走下去，或许会长大，孩子总有一天会看清现实的样子。只是上天不愿再给他十年，所以，徐志摩永远单纯着信仰，怀抱着赤子的天真，在民国文人步履庄重的沉稳序列里，欢跳着向前。

今天，有关徐志摩所有的爱与恨，都离不开一个名为“时代”的镜头。透过它，所有人的形象都被嵌入“民国”的相框，站定了各自的位置，也许这是评价一个人最恰当的方式。但无论何时，赤子般纯情的理想，哪怕实现的方式再不现实，也总能从时代烟尘里透出亮光来。

。你的明媚我的忧伤

婚礼是自由的挽歌 / 3

一个人的婚姻 / 10

莎士比亚的「同居」生活 / 17

志摩的遗弃 / 24

离婚，笑解烦恼结 / 28

。康桥别恋

当爱遇到林徽因 / 35

康桥的名士们 / 39

「我要回国找她」 / 46

失败而蹩脚的追求 / 50

泰戈尔来华 / 55

○ 新月风流

石虎胡同七号 / 65

新月俱乐部 / 72

世上另一个我 / 78

泪浪之争 / 82

志摩的音乐与鲁迅的刀锋 / 88

自负的绅士气 / 92

○ 那场热恋倾城

小曼是古城光艳的风景 / 101

爱是寂寞的玩笑 / 106

欧游漫录，爱的疗伤 / 114

小曼的挣扎 / 121

功德圆满的离婚宴 / 126

。徐志摩的晨报

接手《晨报副刊》 / 133

自己人的文艺圈 / 136

著名的闲话事件 / 141

文人们的『政治疯话』 / 149

。苦涩难言的再婚

古怪而尴尬的婚礼 / 157

新月书店上市记 / 165

婚姻的泥潭 / 169

再别康桥 / 175

北平，不如归去 / 183

古城的旧情旧人 / 188

想飞 / 193

○ 只剩怀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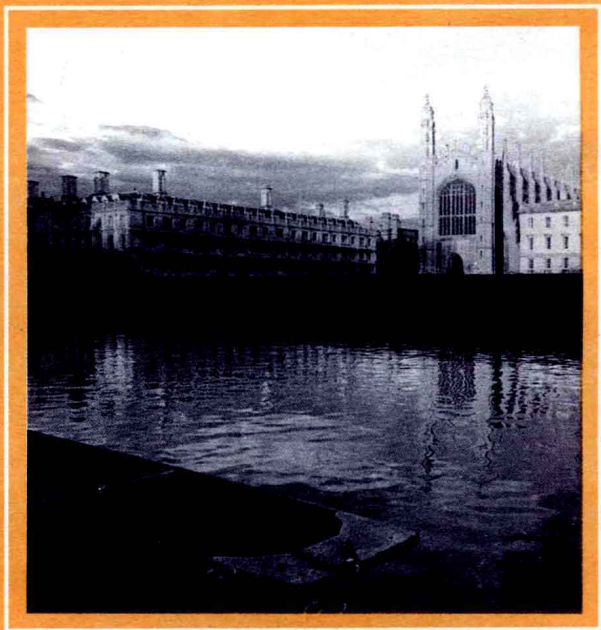
说不出的「我爱你」 / 209

你的离去，我的孤寂 / 213

过山过水过礁石 / 216



你的明媚  
我的忧伤



剑桥秋日，黄绿相错的浓淡，晕开了轻柔的妙意。招摇的垂柳的曼妙枝条，正轻抚着康河静静的水流。澈底清澄的水映在诗人的眼里，好像有一点星光在闪。他的眼，随着河水的鳞光穿过三环洞桥，皱起细腻的波纹，那心里停滞的俗念，也仿佛被流水包裹，无声地带走。

## 婚礼是自由的挽歌



1988年，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登载了一篇报道：

“据《纽约时报》二十四日报道，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女士，已在上周六（二十一日）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曼哈顿寓所，享年八十八岁……”

张幼仪去世了。

她的离开，终于定格了近代中国文坛上一幅鲜活的情感画面，而那出被几代人评讲的，关于自由与爱情的现实剧，也仿佛随着她的离开，终于散了场。

张幼仪是这出戏中最早登台的演员，最后离场的角色，但她似乎从不是戏台上的主角。直到她谢幕的那一刻，也直到今天，她的名字仍然与“徐志摩元配夫人”的头衔形影不离。不能怪世人忽视幼仪的光芒，只是与她同台的徐志摩如同喷薄的朝阳般，太耀眼。生活在他周围的人，难免陷入他制造的阴影中。其实，不单是张幼仪，哪一个与徐志摩有关的女人，在被人

提及时不带着一点儿徐志摩的味道？更何况是被徐志摩拿来，为“新思想”祭旗的张幼仪。

张幼仪最初上场的那一年是1915年。那一年，中国的飘摇和动荡与往年相比，或许并没有不同。每个人都在历史的航向上，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。这一年，袁世凯正为了他的千秋帝国梦，紧紧攥着跟日本人签订的“二十一条”；陈独秀在《青年杂志》上竖起了人权与科学的旗帜；孙中山与宋庆龄刚刚在东京举行完婚礼；蒋介石的肇和舰起义并没有圆满的结果……

国是大家的国，家是个人的家。帝制，人权，科学，革命，这一切似乎都与海宁硤石徐家的婚礼无甚关联。若一定要说有关，也不过是这场婚礼多少受了些时髦的西洋观念的影响，脱离了中国传统婚礼的形式，是一场“文明”的西式婚礼，没有“拜堂”。

十六岁的张幼仪纱裙曳地，那份被热闹的人群与欢乐的仪式催发出的兴奋、好奇与不安，化作红晕爬上了她的脸庞。尽管她有好几次忍不住想要打量身旁的丈夫，但婚礼的规矩与礼仪阻止了她的视线。年轻的新娘能做的，只是低顺着眉目，安静等待仪式的结束。

这场婚礼对于张幼仪来说，或许有点突然。在得知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前不久，她才刚刚说服父母，送她去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上学。尽管幼仪深晓，作为女人，自己的前途并不在家人的期望中，因为“女

子无才便是德”是牢牢扎在父辈心里的女德标杆，千百年了，没有变过。但是，在她生命底质中，潜伏着一种特质，应和了汹涌灌进中国的西方新文化。这让她鼓起了勇气向父母提出上新式学校的要求。

在学校里受到西方教育的张幼仪，聆听了新的主张，但对婚姻的观念，她顺从了中国传统女子的另一种特质，父母之命。不过，确切点说，帮幼仪挑选夫婿的是她的四哥张公权。幼仪还记得那天，她的四哥兴冲冲地从外头回来，告诉她，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独子徐志摩，一表人才，才气不凡。论人，他配得上张家的女儿，论家世，海宁首富徐家也配得上张家的显赫声势。张幼仪，这个聆听了新思想的女性，此时听从了旧言论，甚至没有一点怀疑。

她的丈夫……张幼仪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将视线移向了身旁的徐志摩。与所有旧中国的婚姻一样，她在婚前与这个男人并没有交集。现在，她也只是看到一个清瘦的侧影。她的丈夫有圆润的额头，鼻子很挺，俏俏地立着，薄的嘴唇抿出温柔的线条。尽管她不了解他，但也并非一无所知。毕竟，徐家公子，硖石的神童，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有谁没听过呢？现在，他已经是燕京大学的预科学生了。他的学问应当要比自己好的，他的思想自然也超在自己的前面。将来，他还要留洋去的。所以，这时的幼仪最担心的，或许并不是丈夫的为人与前程，四哥疼她，替她看的人不会有错。显然，她现在最在意的，是她能否跟

上这个聪明而新潮的丈夫。

正因如此，张幼仪的心里对二哥张君勖的感激，在今天涨到了顶点。二哥在她三岁那年解开了家人裹在小幼仪脚上的厚厚白棉布，放开了她的小脚。所以今天，她有了一双大脚。尽管这双大脚曾被家里的婆婆、姨妈，姐妹们很是嘲笑了一番，但大脚代表着“新式”呢。所以，今天的她站在这场西式的婚礼上，与西装革履的丈夫，看上去才能如此般配。

张幼仪此刻庆幸她有一双大脚，可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她这位思想解放的丈夫从一开始，就没有将她的那双大脚放在眼里。就是到后来，也没有。

徐志摩不时瞅瞅身旁的新娘，想起两年前，父亲递给他一张姑娘的照片，说那是他未来的妻子。照片里的张幼仪看不到特别的好，但也不难看。只是生得有些黑，嘴唇似乎也厚了一些。其实，幼仪长着一张典型中国少女的脸，圆润而柔和，沉静的眼里刻着大家闺秀应有的大气端庄。可徐志摩没由来的一阵嫌恶。

他知道，这是父亲精心的安排。徐家的生意，张家的声望，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。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，这与他在学堂里学到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。如果这桩婚事被安排在十年以后，徐志摩也许会高喊着：“我要追求爱的自由与婚姻的权利”，并拒绝父母送给她的新娘。但此刻的他，没有。

也许是他的理想与追求还不够坚韧，也许是父母的命令与张家显赫的声势一起制成的牢笼太坚固，总

之，那天他只是将自己的不满，变成了下垂的嘴角，吐出了一句：“乡下土包子。”他与所有中国包办婚姻中的男人一样，甚至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未来妻子，使用自己的妥协，将张幼仪日后的生命轨迹，扯进了自己的命运航道中。

这是一场西式的文明婚礼，却脱胎于一场旧式的中国礼制。这或许是徐志摩在面对这次婚姻时，最大的心结。这个结，不但捆住了他与妻子的情感交流，更捆住了他理想中的自由，捆住了他进化成新青年的通道。他觉得，自己尽管穿上了西装但却与自己的灵府如此不搭调。新式的衣装，与这骨子里的旧，让自己显得这样滑稽。

徐志摩与张幼仪一起向“旧”妥协了。在那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年代里，徐志摩或许并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将要对抗的东西是何等深刻，或许他同样没有意识到，当他妥协的那一刻，他与“小脚”的女人并没有质的差别。但徐志摩毕竟曾立志，要“冲破一切旧”。只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冲破的方式时，一切就在他毫无准备的思想里发生了，而他灵魂的一部分仿佛还留在北京的锡拉胡同里。那里，住着蒋百里。

蒋百里是徐志摩姑丈的弟弟。他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，结识了当时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，并拜梁启超为师。回国后，蒋百里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，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。他的身体里